

“ 20世纪中期以前,英国曾经发生过一段残酷的历史,很多英国福利院的孩子被送到了澳大利亚等国。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英国儿童移民 血泪史

澳大利亚“一日游” 突然变成“终身游”

1949年冬,13岁的帕梅拉·史沫特莱和其他27个女孩一起登上了开往澳大利亚的轮船。她们来自英国一家修道院,修道院的修女告诉史沫特莱,她们是参加了一个澳大利亚“一日游”的活动。但实际上,史沫特莱被送到了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一家孤儿院,在此后的30年内,她再也没能回到英国。

“当时我们真是天真,还以为要到附近郊游一天呢。”史沫特莱说。她如今已经70多岁,仍然住在阿德莱德。“修女说,在澳大利亚,我可以摘下树上的橘子,这让我感到很兴奋,因为我喜欢橘子。”

史沫特莱的妈妈未婚生女,只得将她遗弃,她被送到了米德尔斯堡的拿撒勒修道院,由修女抚养。

修道院的生活严酷而无趣,史

沫特莱还记得,当修道院院长问谁想要去澳大利亚时,在场的所有女孩都举起了手。

当轮船起锚,开始了长达6个星期的航行后,姑娘们很快意识到,她们不是参加了一次“一日游”的旅程,这时候她们只得相信,有好人家在等着收养她们。

“我们离开英国时穿着冬装、戴着帽子。当我们抵达澳大利亚时,却发现这里是炎热的夏季,温度足有100华氏度(相当于约38摄氏度)。”史沫特莱回忆道,“我讨厌这里,尤其是当我发现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后,等待我们的只是另一个孤儿院的时候。”

接下来的两年,史沫特莱就在阿德莱德地区的古德伍德慈善修女会孤儿院生活,这里住着大约100个孩子,同时还是一家教会学校。

史沫特莱说,她们都被修女的行为吓坏了,她至今记得修女束在腰间的皮带。

“那是修女用来打我们的工具。晚上修女会到我们宿舍里走来走去,如果你在床上翻来覆去不睡觉,你就会挨上一皮带。”史沫特莱说。

史沫特莱记得,刚到澳大利亚时,她会在晨祷时大喊“上帝保佑英格兰”,而不是“上帝保佑澳大利亚”,以示挑衅。结果受到

了修女的严厉惩罚。不过史沫特莱说,那些严厉的修女渐渐老去退休,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温和和进步的修女。

孤儿院的日常生活包括晨祷、家务,然后上学,接着是更多的家务、祈祷,晚上6点就必须早早睡觉。

一天当中,她们要花几个小时搓屠夫挂肉的绳子。“这是非常粗糙的绳子,我们的手指都搓得流血。”史沫特莱说,“如果有人做错了事,就要接受惩罚,额外搓100根绳子,而且修女会用她们的拐杖打我们。”

根据林奇的考证,使用童工帮助古德伍德孤儿院完成了财政平衡。

“这往往被理解为让孩子们学习有用的技能,但实际上,孩子们的劳动对经济做出了贡献。”林奇说。

史沫特莱还记得洗衣房的工作,而且学校放假时,她们不得不去和当地家庭住在一起并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我去的那家人的两个女儿都对我很好,但她们的母亲容不得我有半点空闲。”史沫特莱说。

史沫特莱说,时不时会有一个牧师来看看孩子们过得好不好。

她说:“修女们会站在我们身边,当我们回答问题时,玩具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牧师走后,这些玩具就会被修女拿走。”



儿童移民经常被当做廉价劳工使用

英国输出10万儿童移民

在1869年到1970年之间,英共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输出不下10万儿童移民,史沫特莱只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个由慈善机构、教会和政府共同开展的计划,计划的初衷是让这些家庭破碎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将来过上更好的日子。但实际上,远渡重洋使得这些孩子在儿童时代就体验了孤独和残酷。

史沫特莱是大约7000名被送到澳大利亚的孩子之一,有些孩

子甚至只有4岁。很多孩子被错误地贴上了“孤儿”的标签,其实他们在英国是有亲人的。因为被送到海外,不少孩子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亲人。

肯特大学现代神学教授戈登·林奇解释说:“儿童移民成了在澳大利亚构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社会的重要手段,儿童移民刺激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

据悉,被送往澳大利亚的绝大多数儿童都得到了政府资助。

英国政府这个计划的最大缺点之一就是工作人员往往缺乏训练,并且资源匮乏,很少有对计划跟进的检查。英国内政部委托一个小组前往澳大利亚检查这一计划的进展,1956年,“罗斯报告”出炉了。

“报告反映了孩子们的惨痛经历,认为不该继续向海外输出儿童。”林奇说。不过,这份报告一直被列为机密,直到1983年才公开。

另一方面,英国仍然在向海外输出儿童。而作为接受儿童移民的澳大利亚当局很快对“罗斯报告”进行了反驳。

性虐待是这个儿童移民计划中的又一个严重问题。比如史沫特莱,她就在乘船前往澳大利亚的途中以及在一个剪羊毛站干活时受到过性侵。

“我们被教导永远不要让男人碰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史沫特莱



2010年,史沫特莱和时任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会面,后者代表英国政府向当年的儿童移民道歉

说。她第一次遇到性侵是在前往澳大利亚的船上,但负责照顾她的修女坚称那只是她在做梦。

15岁时,史沫特莱被派到一个孤零零的剪羊毛的站点干活。在那里,她再一次遭到性侵。

为了挣脱魔爪,她在18岁生日之后3天就结婚了。1989年,

她通过儿童移民信托机构与母亲贝蒂团聚。多年来,贝蒂一直以为史沫特莱生活在英国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庭。

2010年,史沫特莱和60名当年的儿童移民飞往英国,接受当时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的道歉。

很多孩子受到虐待

为了让孩子们更快习惯澳大利亚的生活,在抵达孤儿院后,孩子们所有的个人纪念品,包括照片、信件和玩具等,都被收走了,留给她们的只有一本《圣经》。

史沫特莱说,她们都被修女的行为吓坏了,她至今记得修女束在腰间的皮带。

“那是修女用来打我们的工具。晚上修女会到我们宿舍里走来走去,如果你在床上翻来覆去不睡觉,你就会挨上一皮带。”史沫特莱说。

史沫特莱记得,刚到澳大利亚时,她会在晨祷时大喊“上帝保佑英格兰”,而不是“上帝保佑澳大利亚”,以示挑衅。结果受到

了修女的严厉惩罚。不过史沫特莱说,那些严厉的修女渐渐老去退休,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温和和进步的修女。

孤儿院的日常生活包括晨祷、家务,然后上学,接着是更多的家务、祈祷,晚上6点就必须早早睡觉。

一天当中,她们要花几个小时搓屠夫挂肉的绳子。“这是非常粗糙的绳子,我们的手指都搓得流血。”史沫特莱说,“如果有人做错了事,就要接受惩罚,额外搓100根绳子,而且修女会用她们的拐杖打我们。”

根据林奇的考证,使用童工帮助古德伍德孤儿院完成了财政平衡。

她说:“修女们会站在我们身边,当我们回答问题时,玩具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牧师走后,这些玩具就会被修女拿走。”

英国首相终向儿童移民道歉



2010年,史沫特莱和时任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会面,后者代表英国政府向当年的儿童移民道歉

说。她第一次遇到性侵是在前往澳大利亚的船上,但负责照顾她的修女坚称那只是她在做梦。

15岁时,史沫特莱被派到一个孤零零的剪羊毛的站点干活。在那里,她再一次遭到性侵。

为了挣脱魔爪,她在18岁生日之后3天就结婚了。1989年,